

新时期文艺论集

胡风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新时期文艺论集

胡风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50764

陕西人民出版社

950764



新时期文艺论集

胡 采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875 插页 2 字数 240,000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统一书号: 10094·457 定价: (平) 1.20 元

序

在出版社编辑同志的鼓励和催促下面，我终于把这本集子编选出来。

考虑为集子起个什么名字好？最初想到的是《文艺进入新时期》。同志们提出意见说：这名字太象一般报刊的社论。后来，才选定了《新时期文艺论集》。大家认为这个名字比较切题。一目了然，名字虽然换了，但“新时期”这个词却保留了下来。

“新时期”的准确概念是什么？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就是指粉碎“四人帮”以后，以三中全会为里程碑，包括三中全会前、后这段历史时期。

我是在一九七八年初，重新出来正式参加陕西文艺界的活动的。从这时开始，到一九八一年年底，在这期间，从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我曾写过一些不能不写、必得要写的文章，出席过一些会议，做过一些报告，在若干次讨论会、座谈会上发过言。现在，收集在这个集子里的，就是经过编选和整理过的这些文章、报告和发言的主要部分。

可以说，编选这个集子的过程，翻阅和清理这些文章、报告和发言的过程，就等于是对我这几年的工作和走过的路子，来了个简单的回头望。我深深感到，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方针，三中全会的决策精神，是我们党和国家整个工作不断前进的力量源泉，是我们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重大成就与进展的力量源泉，同时也是我自己在这个历史时期生活、工作的指路明灯。就在这明灯的指引下，在文艺方面，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中，在取得工作上许多巨大进展与成就的同时，我们，我自己，我们许多人，也经受了某种激烈的社会思潮的冲击，经受了一场不能说是很小的风风雨雨的锻炼和洗礼。

回过头来看，很清楚，从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国家正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是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历史新时期带来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当然也是以往的历史实际和历史原因合乎逻辑地发展的结果。但是，它毕竟是新的，它毕竟是我们从前没有完全经历过的。我们党所确定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就是根据历史新时期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的特点制定出来的。我个人，衷心拥护党的“解放思想”的方针，在实际工作中，也是努力这样做的。这一方针在全国所带来的兴旺发达的景象，曾深深地激励着和鼓舞着我。人们在这一方针指引下所形成的气势磅礴的思想激流，无情地涤荡着林彪、“四人帮”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也冲洗着我们自己身上那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東西。黄河后浪推前浪，新时期开始了新篇章。我的有些文章，文章中闪现的某些思想情怀，就是被这种时代浪潮激发出来的。后来，当我们大家发现，就在那解放思想的时期激流中，有时也夹杂着并不特别显眼的某种思想逆流或回流，随后，这种逆流，逐渐由小小的涟漪扩展成为较大的浪潮的时候，我的心绪便开始翻腾起来了。在我的翻腾不安的心绪中，

既有惊奇和感慨，有时，也包含着某种忧虑和苦恼之情。这种情绪，虽然延续的时间不长，有的只是在一时的闪念之间，但是，确实是曾经出现过的。实际情况是：不管忧虑也罢，苦恼也罢，你事实上不能不面对眼前的现实，特别是思想上不能不考虑怎么办？客观实际推拥着你必须得认真考虑，并且非得做出某种决定性的判断不可。时常有这样的情况，当你对于某一问题的判断，虽然已经初具眉目，但在思想上觉得还不够明确的时候，忽然，报刊编辑部门的同志找上门来了，说针对目前的情况，希望你能写篇什么什么文章，并且鼓励说：看来，这个任务应该是责无旁贷的。又比如，某个单位的什么什么座谈会、学习会也派人来了，说是会上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希望你到会上去讲一讲。如此等等。当时，我对问题的认识，即使还不能说已经考虑得多么明确，多么有把握，但却找不出任何推辞不去的理由。没有其它办法。我只能从命。我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推移，而走上第一线的。该写的文章，写了；该说的话，说了。这些文章和所说的话，未必都很准确，在当时，也很难使所有的人都完全同意。会上，会下，当面，背后，既受到许多人的赞许、鼓励、支持，也听到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有的同志还写信来申述不同意的理由。对这些不同意见，我只能虚心考虑，认真研究，只能促使我更细心地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更好地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请教，坚决尊重客观实际，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正确的东西必须坚持。当我有了新的进一步的想法后，就再写文章加以论述，或者有机会在某个座谈会、讨论会上去再讲。我的不少文章、报告、发言，大致上就是在这么一种情况下产生出来的。

我把这个集子的内容，从目录上大致分了一下类，共五个部分。各部分的文章，多少不等。第一部分，主要是谈关于解放思想、总结文艺工作经验教训方面的；第二部分，是着重谈论生活和创作的；第三部分，是集中探讨这个时期的有关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的；第四部分，是为了开展、活跃学术思想讨论空气，代《延河》起草的“编者按语”；第五部分，是论述在文艺领域和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中，开展思想工作和评论工作时，应当切实贯彻执行党的实事求是精神。

总起来看，在这本集子中，较深入地探讨文艺的内部规律、学术性较强的文章不多，而谈论文艺领域中思想方面问题的文章，占的分量不小，而且谈的也未必深刻、准确。来日方长。任何思想、理论、见解，都要经受历史实践的检验。衷心希望在今后的年月里，随着我们整个文艺创作、学术研究多方面成就的更大繁荣与发展，我能够继续学习着写出一些比现在水平有所提高的文章来。

一九八二年二月于西安

目 录

序..... (1)

提出几个问题来研究..... (1)

为《保卫延安》平反昭雪

——在为《保卫延安》平反昭雪会上的发言..... (10)

首先应当解放思想..... (16)

解放思想、总结经验、繁荣创作..... (20)

当代我国文艺发展的一面镜子

——学习周恩来同志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 (37)

从作家的生活创作道路谈起..... (54)

《王老九诗选》序..... (95)

《陕西新诗选》序..... (106)

《山地笔记》序

——谈贾平凹和他的创作..... (118)

谈谈陈忠实的创作..... (128)

致诗人玉杲同志..... (135)

《春蕾初绽》序..... (156)

写给少年朋友们

——代回信..... (160)

延河水流长

——写在《延河》“陕西青年作家小说专号”的前面…… (163)

加强队伍建设，繁荣文学创作

——在祝贺陕西省文学作品获奖者茶话会上的讲话…… (167)

青年作者要多读点书…… (174)

简论柳青

——《论柳青的艺术观》序…… (178)

谈写农村生活题材

——在《文艺报》在西安召开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上
的发言摘要…… (185)

关于文艺创作的出新问题…… (192)

关于“心灵破碎”问题及其他

——敬答读者…… (202)

当前文艺方面有争议的几个问题…… (210)

谈戏剧创作…… (225)

满足群众新的要求…… (234)

还是以多样化为好…… (239)

浅谈社会效果…… (242)

感想三题…… (246)

答有关文艺形势、思想、理论问题提问…… (248)

坚持党的领导，繁荣社会主义文艺…… (278)

向伟大的鲁迅学习…… (286)

结合实践，重学《讲话》，加深理解…… (298)

活跃学术讨论空气

——为开展关于《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的讨论，

代《延河》起草的“编者按” (324)

发扬“咸与更新”精神

——为发表楼适夷的《为了忘却，为了团结》一文，代

《延河》起草的“编者附记” (326)

实事求是的典范 (329)

从文艺领域反倾向斗争想到的 (331)

提出几个问题来研究

这次来北京参加文联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可以说是感慨万千。我已经十多年没有参加这样的会了。今天，能参加这个会议，大家会聚一堂，共同商讨有关恢复文联、协会活动以及如何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方针大计，这是党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所取得的巨大胜利的结果。

最近，党中央号召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而奋斗。并明确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它的着重点，是在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的大前提下，在人民内部采取放的方针，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促进科学文化事业发展。只有坚决贯彻“双百”方针，才能在比较和斗争中锻炼与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和分析事物的能力，发展正确的东西，克服错误的东西；才能使艺术上各种风格和流派，学术上各种观点和学派，在互相讨论、互相促进中得到发展；才能出人才，出好的科研成果和文艺作品。

我是在今年年初，才开始重新参与文艺界的活动的。时间短，实践少，对当前陕西地区特别是全国文艺界的情况和问题，了解甚少。从最近亲身参加的两次创作会议和一次写作规

划会议上，了解到一些情况，听到一些反映。广大文艺作者和评论工作者，对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和号召，热情高，决心大，坚决拥护，坚决执行。与此同时，在讨论和发言过程中，也提出一些希望和问题。这些问题，归根到底，仍然是林彪、“四人帮”长期进行罪恶活动所造成的结果。

我想把有一些情况和接触到的问题，向大会汇报如下：

第一，大家对在政治思想领域和其它意识形态领域继续肃清“四人帮”流毒问题，表示极其重视和关心，认为一年多来，我们对“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重新组织队伍”论等大砍大杀、罪行累累的文化专制主义，对他们所宣扬的“主题先行”论、“根本任务”论、“三突出”论、“反形象思维”论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观点，所进行的揭发批判，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是，不能轻估这些毒害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因此，有必要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进行深入的揭发批判。不把这些反动谬论彻底批深批透，继续让这些谬论毒害和捆绑人们的身心 and 思想，要想很好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和文艺创作，是不可能的。

第二，大家对如何加强、改善、提高和发展当前的创作队伍和评论队伍，特别重视和关心。我们这个队伍，老的和比较老的成员占少数。在“四人帮”的摧残、迫害和践踏下面，一部分老的离开了我们，有的长期病倒了，甚至残废了；剩下的也多是病弱之躯，并且生活、工作、研究、创作条件极差，长时期内，住房条件、看病医疗条件、写作条件解决不了。《创业史》作者柳青的处境和遭遇，就是这样的，并且是有代表性的。他是在每时每刻同病魔作斗争当中，经常靠氧气来维持他的写作生活的。对这种情况，中央有关负责同志是十分关怀

的。我们文艺队伍中的多数老同志的积极性是很大的。当我们考虑如何调动和发挥这种积极性的时候，对于他们工作和生活中所存在的一些实际困难问题，也应当相应地给予适当解决。在创作和评论队伍中，年轻的或比较年轻的成员占大多数。这部分同志，热情高，干劲大，长期生活在基层群众中，坚持着业余搞写作的方针。我们队伍的长远的未来的希望和重担无疑是寄托在这些同志身上。在建国十七年中间，我们遵循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曾培养了一支不小的工农兵业余作者队伍，这些年来，也被林彪、“四人帮”迫害、糟踏得七零八落，到今天，在写作上能坚持下来的，已经为数不多了。就目前来看，在年轻的或比较年轻的写作成员中，新参加新发现的同志占绝大多数。对于这部分同志，明显地存在一个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从思想、理论到艺术技巧各方面，需要切切实实地加强锻炼和打基础的问题。在有些方面，需要澄清一些糊涂思想和糊涂观念。应当如实地指出，在这部分同志中间，有不少人参加文艺活动的历史，是和林彪、“四人帮”搞阴谋文艺、大刮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文艺之风的历史，在时间上差不多是同时开始的。他们上的第一堂课、主课，就是所谓“三突出”论。除此而外，别的文艺知识一概禁绝。有的同志，在前一个时期，曾坦率地苦恼地承认，“三突出”谬论一批倒，他头脑中竟一下变得空虚和茫然起来了。这样的状况，并不是极个别的，而是带一定普遍性的。这说明：“四人帮”的毒害，确实是不能轻估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彻底批判和肃清“四人帮”流毒的同时，要多从正面阐发和宣扬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要有破有立，破中求立。要设法多举办一些讲习班、读书会、座谈会一类性质的活动，联系总结经验教训的实际，对我们的队伍，进行

一些马克思主义基础文艺课的学习和教育，提倡认真地读书，读点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以澄清被“四人帮”搅乱了的路
线、思想、理论是非，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和艺术素养。

第三，会里会外，许多同志们交谈中，经常提到：要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和文艺创作，必须切实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方向前提下的“双百”方针。应当充分估计“双百”方针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发展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当然，也会有人利用这一方针进行干扰和破坏。这没有什么了不起。通过正常的批评或者批判斗争，加以解决就是了。在这方面，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我们都有。回过头来看，“四人帮”压制和禁锢“双百”方针，已经是许多年了。他们压制和禁锢“双百”方针，同他们残酷镇压和迫害坚决执行革命文艺路线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是一致的，是一起进行的。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身心和思想，造成了严重的内伤和外伤，每忆及此，不少人至今仍然心有余悸。心有余悸是个什么意思？就是说：内伤和外伤还没有完全平复，思想上的疙瘩还没有真正解开，桎梏人们身心的精神枷锁还没有彻底砸烂，党的方针政策还没有在人们的思想中落到实处，一句话，思想还没有完全解放，彻底解放。不解放，人们的积极性就不能充分发挥出来。不难设想，如果人们的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那么，对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和文艺创作，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消极影响。

究竟人们思想上还有些什么疙瘩尚未彻底解开，以致今天还心有余悸？

大致说来，有如下三点：

一、关于严格分清什么是政治问题和什么是思想问题、学

术问题的界限。这些问题，本来是既有区别，又是互有联系的。虽有联系，但把学术问题，直接了当地说成就等于是政治问题，显然是不对的。这本来是比较容易说清楚的，而且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本来早就已经说得再清楚明确不过了的。但是不行。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极左思潮笼罩祖国大地的时候，你简直无法说清楚，人家不允许你往清楚里说。举例说，关于形象思维以及形象思维同逻辑思维的关系问题，这本来是名副其实的学术性问题，这里面的是与非，完全是可以讨论的，是可以通过讨论来求得逐步澄清和解决的。但是，忽然有一篇戴着马克思主义面具的“权威”文章，公开宣判说：形象思维论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是政治问题，不是学术问题，不允许讨论。就这一下，全国几乎哑巴了十多年，直到毛主席给陈毅同志的信公开发表，才算解除了禁令，给形象思维论平了反。但是，问题并非只此一桩。类似的情况，类似的问题，不但可能还有，而且可能还不少。甚至可以说，在不少部门和领域中，会经常碰到。因此，不能不引起我们认真的考虑和重视。

二、即使是政治性或带政治性的问题，也要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分清究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还是别的什么问题的性质。具体问题必须要做具体分析。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本来也是早有指示的。

我本人来自陕西。文化大革命前，是西安作协的负责人之一，现在又担任恢复西安作协活动筹备小组的负责人。由于工作岗位关系，使我有机会接触上面所说的这类问题，并且不能不加以考虑。让我举一个例子。在我们那里，有一个作者，写过一本反映战争生活的长篇小说。这就是杜鹏程和他的《保卫延

安》。这部作品，曾经被作为毒草批判过。但具体分析起来，就可以看出：这种批判，是根本错误的。从整体看，从作品的主题思想、题材内容到作品所歌颂的革命英雄主义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看，从作品所塑造的一系列革命英雄人物和英雄群象看，这部作品，完全不属于是什么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最近作者本人有一个打算，他准备对原作进行一次认真的校正、补充、修改。他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支持他的设想，并建议他把这一设想向有关部门和同志们征求意见。据说，他已经这样做过了，而且已经在两三个月以前就这么做了，但是并没有得到较为肯定的答复。没有答复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是人家正在考虑。我想，在诸种原因之中，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主要的，这就是涉及到对原作的定性问题，涉及到对所谓错误性质如何划分界限的问题。我向我们的会议汇报这一问题，着重点不在于修改这一具体作品的设想是否可行，而在于考虑如何从作品的实际出发，来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具体分析各类作品的实际情况，从而能够比较实事求是地落实党在这方面的政策。这样做，对于破除人们的心有余悸，解放思想，发挥文艺创作的积极性、是有重大意义的。

三、是关于打棍子、扣帽子和抓辫子的问题。这是人们时常提起，并且对在“四人帮”疯狂迫害下面的切身感受记忆犹新，至今还特别使众人心有余悸的问题。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在中央召开的有关文艺工作的会议上，为鼓励人们对学术问题和思想认识问题能够畅所欲言，有利于开展讨论，曾提出过“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被人们称之为“三不主义”的口号。我们开会回去也是照本宣

科，向干部群众做公开传达，认真执行当时中央会议上的精神的。按照当时的理解，我是把“三不主义”精神，看成同贯彻执行“双百”方针精神相一致的。但是，事后的结果往往是，在某种气候下面，棍子也挨了，帽子也扣了，辫子也抓了。人们不会忘记，在“四人帮”飞扬跋扈、横行霸道的时期，那是什么样的打法、扣法和抓法啊？不但棍子、帽子、辫子乱打、乱扣、乱抓，而且惯于搞“打闷棍”，搞突然袭击、栽赃诬陷和无限上纲，完全是搞的一棍打死的方法；帽子也是多得出奇，重得出奇，一顶又一顶，不分大号小号，一律往你头上扣，使你长期抬不起头来，长期难见天日；说到抓辫子，更是令人怵目惊心，抓辫子，不光是为了找个借口，批你一顿，主要是为了当作把柄，死死揪住，把你掀倒在地，然后再踩上一只脚，使你永世不得翻身。

现在要问：究竟“三不主义”对不对？“三不主义”和打、扣、抓这种做法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矛盾？

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人是免不了犯错误的；应当允许人家犯错误和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他老人家是一贯主张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和思想认识问题的；在对待学术性的问题上，他是一贯主张通过自由讨论、而不是通过行政命令来解决问题的。他是从根本上反对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这套做法的。他把江青等人搞的那套反动做法称之为“帽子工厂、钢铁工厂”，他教导人们对犯错误的同志要“一看二帮”等等，不就很能说明问题吗？

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这套做法之所以必须反对，是因